

# 民國風雲人物印象記

(一) 黃天邁

## 孫科仁厚恢宏

我認識孫科哲生先生是在我駐巴黎總領事任內。那時抗日聖戰已經開始，孫先生以立法院院長身分，奉派訪問法國。因王寵惠先生之推荐，孫先生找到了我。孫先生仁厚恢宏，待人誠摯。蒙垂詢歐洲及法國局勢，我詳盡分析，孫先生甚為嘉許。他問我法國能否援助我國。我說希特勒野心勃勃，法國積極備戰，恐自顧不暇。

孫先生想拜訪法總理兼國防部長達拉迪 (René Daladier)，已告大使館安排約會。當時往法外部接洽公務者為大使館一位姓謝的秘書，是半個法國人。他向法外部申請後，石沉大海，音訊毫無。孫先生甚為焦急，問我有什麼辦法，我說試試看。我認識達總理在國防部的私人女祕書。我請她在中國餐館吃了一頓午飯，託她安排孫先生的約會。第三天她來電話，要我陪孫先生翌日下午三時往國防部見達總理。孫先生很高興。親筆寫了一份談話備忘錄，問我可不可以用。孫先生寫時用鋼筆，字態渾厚，大有父風。文字亦清麗流暢。可見人說孫先生國文不佳的話是靠不住的。

不住的。

我陪孫先生依時前往國防部，由辦公室主任某少將引見，在部長辦公室與達總理會談。孫先生要求法國援助。達總理以法日尚有邦交，又法德戰爭迫在眉睫，不能提供官方援助。孫先生問非官方援助何如。達拉迪總理對我物資運輸假道安南(今越南)，及退役軍官前往我國服務兩案允予考慮，當指定殖民部長蒙代 (Georges Maillard) 與我方聯繫。

孫先生對此次會談，認為差強人意。當即電報委員長。委員長對法退役軍官來華服務，表示歡迎。我又陪孫先生去見殖民部長，取得聯繫。孫先生返國後，即由我與蒙代部長商定，派遣退役軍官六人前往我國，充任委員長軍事顧問。假道越南案，因德軍已發動攻勢，無法進行。

孫先生在巴黎時，對我優禮有加，常邀我去他寓所(臨時租的)餐敘，討論世局及閒話家常。我和孫先生只有這一次短期相聚。孫先生始終念舊，返國後常來函問訊。

勝利後行憲，孫先生由黨提名競選副總統。我是一個助選小組負責人，為之奔走。無奈李宗

仁不擇手段，將貪污所得，展開銀彈攻勢，竟告當選，可為浩歎。

## 戴笠讚佩左宗棠

我與戴雨農(笠)先生，由朋友而客卿而部屬。經過見喬家才兄「戴笠與黃天邁」大作(載中外雜誌二十六卷六期)。近來寫關於戴先生的文章甚多，其中以喬家才、毛鍾新兩位寫的真實、精詳、深刻，最為出色。他們寫過的我不再重複。想到戴先生，百感交集，真不知從何說起。民國卅一年我回到重慶時，戴先生與我共同

的好友貝祖貽(淞蓀)兄告訴我：「你可以做戴先生的朋友，不可以做他的部下。他的組織紀律嚴，生活刻苦。你在國外多年，生活習慣不同，恐怕你吃不消。」那時候唐縱(乃建)先生想拉我到侍從室六組工作。我正在猶豫未決。戴先生忽然找我，要我到軍統局去做機要室祕書，當天就向毛人鳳先生報到。

軍統局機要室設十九號獨立樓房。樓上為戴先生辦公室及臥室。樓下有客廳、餐廳、辦公室、臥室。祕書四人：潘其武管人事，羅挺與管政

治，張柏山管軍事，我管外事。潘在外面住，我和羅、張二人合住樓下臥室。吃公家伙食。戴先生來去飄忽不定，晝夜緊張，無休假，我安之若素。一天貝松孫兄來看戴先生。他看到我工作生活情形，頻頻點頭。他對戴先生說：「你真有辦法，了不起！我佩服！」



孫科(右)任立法院長時與監察院長于右任(左)合影。

我到差不多，就隨戴先生去蘭州視察，住在九間樓。時值隆冬，戶外冰天凍地，寒風凜冽。我和張柏山合住一個房間，生一個大火爐，圍爐吃哈密瓜，別有風味。當地各單位負責同志都來我們房間，談公事或閒聊。應接不暇，戶限為穿。

戴先生忽然生起病來，咳血，醫囑靜養。第八戰區長官朱紹良、甘肅省主席谷正倫、各軍政首長以及地方人士都來問候，戴先生派我代為接見。軍統局駐蘭州內外勤同志則由張柏山接見。

戴笠先生在病中不忘讀書。我借來左文襄奏摺全集、皋蘭縣志、甘肅省志，戴先生都認真閱讀。他對左公奏摺之酣姿淋漓，輾轉入裏，極為讚佩。他說：「滿清封疆大吏中，竟有如此敢說敢做的人，真是難得。」他又要我去蒐集左公平回史料，調查當時左公暮僚事蹟。我找到明周光錦詠蘭州的一首七律，戴先生看了也很欣賞。原詩是：

金城歲律倚皋蘭，絕頂青春立馬看。  
 山色東連關氣紫，河聲北注隴雲寒。  
 天晴萬樹排高浪，日落雙橋枕碧湖。  
 見說古來征戰地，操姚當日走呼韓。

委員長得悉戴笠先生臥病，特電慰問，給假休養。戴先生與我商酌如何復電。他說：「病算不了一回事。領袖如此愛護，雖肝腦塗地，也不能報答。諸葛武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我為什麼不能。」戴先生力疾從公，沒有幾天，就恢復辦公見客，可是他還是咳血。我和特別護士聯繫，每天將戴先生病情電報毛人鳳。不僅委員長關

注，同志們也非常焦灼。

又過幾天到了農曆除夕，戴先生邀當地同志及眷屬在九間樓吃年夜饭。他親自核定菜單，吩咐準備兒童糖果紅包，並油漆紅色花盆架，安排桌椅座位，忙個不停。幸而病情好轉，戴先生穿上棉袍，神采煥發。我們照例先喝三杯酒。第一杯戴先生率各同志祝領袖健康，第二杯祝在座和全國各地同志健康，第三杯大家祝工作領導人家長戴先生健康。是晚大家欣暢親切，盡歡而散。

在蘭州住了一個月，戴先生已經康復，我們乘汽車向西安出發。胡宗南副長官在三十里外郊迎。到西安後，戴先生及隨員人員住在仁壽巷十四號。四天前前往洛陽，轉赴臨汝風穴寺。風穴寺建於唐朝，在臨汝縣城外，黃沙遍地。惟風穴寺遍植松柏，花木扶疏，有如沙漠中綠州。歷代詩人有詠風穴寺的詩，惜不復記憶。

中美所第三訓練班設在風穴寺。班副主任文強與美籍教官積不相能，戴先生要我為他們調解。後由臨汝前往南陽，駐菩提寺。往葉縣由湯恩伯副長官招待，觀賞軍人劇團演出。戴先生赴界首視察，我仍返風穴寺。一個月後，經洛陽趕往西安與戴先生會合。已定第二天搭專機回重慶。晚上我正要同王鴻駿兄外出，副官賈金南忽忽來告訴我，戴先生要我立刻去見他。我見到戴先生，他說：「你重慶家裏有什麼交代沒有？我想請你回洛陽一趟。史迪威有意到洛陽視察，可能去臨汝看看我們的訓練班。蔣長官及文強恐怕應付不了他，請你去協調，代表我招待史迪威。你看如何？」這是命令，我毫不遲疑，滿口答應。

第二天清晨戴先生與我共進早餐，看樣子他在生氣，他說：「我要張巖佛陪你同去，他推託鬧肚子不去，臨陣脫逃！」我趕乘八點鐘火車出發。日軍機正在轟炸洛陽及鐵路。我在警報頻傳中安



孫科就選副總統時招待邊疆代表合影留念

全到達洛陽，見了蔣鼎文長官後又去臨汝一趟。史迪威臨時變卦不來，我才離開洛陽。靈寶至常家灣一段鐵軌被炸毀，步行了三十里，終於到達西安。由西安搭軍機回重慶。

回重慶後，戴先生派我接任海外區區長。嗣後改編，各區業務分配各處。我改任第一處副處長。處長鮑志鴻出身陸大，長期病假。戴先生要我代理處長。我非軍人，不能濫竽充數，我請改派軍人。戴先生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再派兩個軍職副處長配合。」其實戴先生交我辦的業務都是涉外事件。戴先生與梅樂斯高階層會談，中美所會報，都要我參加。有一次中美所會報在楊家山舉行，潘其武沒有通知我，戴先生大發脾氣。潘其武問：「為什麼非要他參加不可？」戴先生說：「天邁兄懂得美國人心理，你們都不如他。」

戴先生勉同志的箴言，有一條是「工作須有劍及履及的精神，處事須有澈根澈底的辦法。」戴先生工作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。遇緊急情況，可以徹夜不眠。千里之遙，用可以利用的最速交通工具，不計安危。局本部晝夜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辦公。毛人鳳先生在一間小房間裏放一張床、一個小辦公桌。不分晝夜，總可以在那裏找到他。重慶各政府機關晚上上班的恐怕只此一家。我住在激盧附近，鄰居太太們問先室說：「你先生每晚不在家，有時半夜有時天亮才回來。不是賭錢，就是有外務。他說上班，那有夜裏上班的呢？」

卅四年，羅斯福總統逝世消息夜裏由廣播收到。凌晨二時，戴先生打電話給我，要我立刻去

曾家岩公館。我到公館一進門，戴先生說要寫一篇報告給委員長。我說我已在辦公室寫好帶來了。報告內容大意是：「按照美國憲法，副總統杜魯門繼任總統。杜氏為人保守，對羅氏政策不會有大變更。盟軍勝利在望，戰事急轉直下。杜氏對我友好，惟對共產黨認識不清，易受煽惑。我外交及國際宣傳亟待加強。……」戴先生看過說好，要我繕寫一份。我說我的字醜。戴先生說：「來不及了，只要字大清楚就行。」我繕好戴先生加封送委員長官邸。要在委員長起身時就看到。事後知道外交部的報告寥寥數字，比我們的報告遲到五小時。

戴先生私生活也不瞞我，可以說他沒有私生活，私生活也是工作。我是曾家岩公館的常客，等於半個主人。戴先生請客，由我作陪。有女客時亦不例外。來公館的女客們，除非戴先賦予任務，不得「干政」。也不許招搖、關託。如有違犯，立予警告，斷絕往來。有一位女士在外招搖，又有一位勾結美軍官牟利，都由我轉達警告，並禁止參加公館及楊家山中美所各種宴會。

一年農曆除夕，戴先生邀請有聲胡蝶夫婦和他們的小女兒，我夫婦和小女兒，在公館吃年夜飯。菜裏照例有江家家鄉風味——炒年糕。戴先生對孩子們有說有笑，並作種種紙牌遊戲。午夜到後院放爆竹。戴先生將手中爆竹點燃，扔到天空爆炸。我女兒才七歲，她也照做。戴先生誇她膽量好。他說：「好好念書，你到中學時候，平均分數八十五分以上，我送你去美國深造。」後來我女兒專圓在按平均分數都是九十分以上。可

情戴先生看不到！勝利後戴先生先到上海，電召我隨節。他說：「我到平津要你同去。你可以看看老太爺老太太。」我隨戴先生到天津後，戴先生打電報給毛先生訂機票送先室及小女來津。我奉派為平津外事組組長，直屬軍統局本部。主持與美海軍交換情報工作，並代表戴先生聯絡平津青島美海軍將領。

美海軍柯克 (Coke) 上將到了北平，戴先生在頤和園排雲殿設宴歡迎。晚間在吳幼權公館舉行舞會，過了午夜才散。柯克上將要在凌晨前往南苑機場，搭專機飛往青島。我陪戴先生前往送行。我到戴先生小客廳時，天還沒有亮，戴先生已起床，他說：「你起的比我還早！」其實我怕來不及，根本沒有睡。我與戴先生過的最後一個除夕，也是在吳幼權公館。有行政院長宋子文



鄭介民上將任國家安全局局長時的照相。

先生在座。晚上跳舞，宋先生不跳，不是不會，是不好意思。戴先生拉我和宋先生坐在一個角落。他對宋先生說：「我打過一張王牌給你——陳質平。我還有一張王牌打給你——黃天邁。」宋先生說：「歡迎歡迎！」

戴先生遇空難前幾天，在北平邀我共進早餐。他感歎着說：「美海軍打算邀請我去美國訪問。如果委員長同意，我可接受邀請，你和劉鎮芳同去，另外再邀兩位軍職同志。我看大概去不成。今後我們同志應各奔前程。你快去見宋先生，他已經答應你回外交界。」好像是交代後事。當時倒沒有不祥之感。

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，戴先生殉國後，委員長對軍統局本部高級幹部訓話說：「黃埔同學像戴笠同志這樣的人才，絕無僅有。」公祭時委員長 蔣公頌

的輓聯是：

雄才冠 萃英，山河 澄清仗汝績  
奇禍從 天降，風雲 變幻痛予心

梅樂斯對戴先生的敬佩觀念不用說。魏德邁對戴先生也推崇備至，他去東北經過天津，駐天津美領事館酒會招待，我在酒會中碰到魏德邁，他說：「戴將軍的死是中國一大損失。如果委員長左右有一兩位像戴將軍的助手，中國一定會強。」

天津一位老宿說：「戴先生生前我對他沒有什麼認識。戴先生死後我真是五體投地。我一生看過多少高官顯宦，死後沒有部下真哭。戴先生死後，上至高級幹部，下至勤務兵伙夫，都痛哭流涕，如喪考妣。這證明戴先生是多麼偉大！」蓋棺定論，戴先生逝世後，有人作不實的報導。扣柴把燭，飛語誣毀，甚至受恩沾惠追隨有年的同志，也竟有微詞，令人痛心！

「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！」

——論語子張第十九

鄭介民洞燭幽微

民國卅七年，我從司徒雷登大使處得到一份美三軍祕密手冊，介紹我國軍政首長。關於鄭介民先生，有如下一段：「鄭將軍有高度的智慧。他用科學方法處理情報。在三人小組調處時期，表現其軍人外交家 (Soldier-diplomat) 的才華。所著游擊戰術一書，可作軍中教材。」鄭先生的長處當不止此。不過美國人對我軍政首長的評語，這是分數最高的了。

軍統局時代，鄭先生批閱有關國際情報、海

外工作，中英合作等公事。我負責海外區，因得常聆教益。鄭先生機謀密運，燭照精微。對國際局勢及敵人戰略分析透澈，謙沖溫厚，相對令人有飲醇醪之感。

戴先生逝世後，鄭先生率領少數同志督調總統，一作個別談話。輪到我督見時，總統得悉我出身外交界後說：「你先幫介民一個時期，將來准你回到外交界工作。」我追隨戴鄭兩先生，感恩知遇。他們雖數度為我安排回外交界工作，我不忍離開。與外交界脫節了二十多年，直到五十六年才奉派出任駐加彭大使。赴任前總統召見時，提及戴鄭兩先生，總統猶軫念不已。

鄭先生到北平後，調我任軍調部辦公室主任。同時唐乃建先生發表我為警察總署第五處處長（主管外事警察），我極感為難。鄭先生打電報給唐先生，留我一年。第五處處長一職，始終虛懸，一年後我也未到差。這是我第二次對不起唐先生。

軍調部政府委員為鄭先生。美方饒伯森（Robertson），共黨葉劍英。我的對手美方是楊帝澤（美籍華裔），共黨黃華。黃華是我燕大晚期同學，在校時名王汝梅。我們同住北京飯店，我住三樓三〇五號，他住二樓二〇五號。我方參謀長蔡文治，各處處長：調處處陳瑜、交通處張六師、整軍處劉建義。此外軍調部本部及分部組長參謀課員等共約二百餘人。軍調本部人員在協和醫院大樓辦公。

三方委員會，鄭先生、饒伯森、葉劍英出席，我和楊帝澤、黃華列席。開會時葉劍英大放

厥詞，說話連篇。鄭先生置之不理。饒伯森心裏有數，以調人身分，說些不著邊際的話。會議都是無結果而散，以後索性停開。饒伯森常約鄭先生單獨會談。鄭先生詳析世局，滔滔不絕。饒伯森非常欽佩。政府來台後，饒伯森一度出任美助理國務卿，仍常與鄭先生互通問訊。

一次饒伯森邀鄭先生和我、葉劍英、黃華，到他公館晚餐。饒伯森說：「你們一對同鄉（指鄭先生、葉劍英），」在饒伯森是外交辭令，可是弄得大家都不好出聲。飯後葉劍英沒有等人邀請，坐對鋼琴，彈奏第三國際歌，洋洋得意。饒伯森問鄭先生會不會彈鋼琴。鄭先生說：「我會奏中華民國國歌。奏國歌時要全體肅立。」葉劍英至感尷尬，鄭先生一笑作罷。

軍調部美方組織軍官俱樂部。蔡文治也組織一個我方軍官俱樂部，週末舞會，我陪鄭先生去「擺測字攤」，鄭先生要我去跳舞，我不能讓鄭先生一人枯坐，拉了一位女同事陪他談天。美方軍官辦公室都有女秘書。蔡文治也當仁不讓，鄭先生和我，照編制也有女秘書，但不坐在我們辦公室內。我一次回南京，鄭夫人請我吃飯，她問我和鄭先生有沒有女秘書，我說沒有。她又問我有沒有陪鄭先生去跳舞，我說根本沒有去過。

軍調部於沈崇事件發生後結束。鄭先生派我為保密局北平站站長。在職四個月，幸運地破獲華北東北共黨潛伏電台諜網七處，為勝利後第一大案。等於打了一場勝仗。當然這都是北平各單位負責同志（如馬漢三、張家銓、倪超凡、李連

福、谷正文、劉醒吾……）的功勞，我不過應名而已。鄭先生調我為保密局辦公室主任，前往南京。回京後蒙總統召見，面予嘉獎，並頒頒忠勳勳章一座，大出意外。

鄭先生調我到南京另一作用是聯絡司徒大使。司徒先生是我的校長，我是他的得意門生，他對我非常信任。我常到美國大使館，可以自由進入大使辦公室及臥室。司徒先生將馬歇爾打給他的電報都給我看看。我不便抄錄，只有強記，回去振筆急書，報告總統。

司徒先生在中國，熱愛中國，無奈何受馬歇爾節制。美國務院及駐華大使館內，有很多共黨或同路人活動，司徒先生感到非常困擾。有一次他對我說：「周恩來談起國共問題就掉眼淚，看來他還愛國。」我說：「校長你知道周恩來在南開中學時演話劇嗎？他扮女角，哭笑都是做給人看的。」美國人天真輕信，司徒先生雖然不是例外，但他對我總統及政府始終支持。對共黨絕無好感。

卅七年鄭先生辭保密局局長，我也辭去辦公室主任，改任設計委員，來到台灣。鄭先生先後主持大陸工作處中二組。我經常往鄭公館，為鄭先生處理與美國友人及海外通信事宜。有一次過年，鄭先生送我五千元紅包，我不肯接受。鄭先生說：「我知道你窮。這是老先生發給的獎金，我分給你，你不能不收。」我只好拜領。

鄭先生生活謹嚴，但有幽默感。與同志閒話家常，常講笑話。他說怕老婆及男人三從四德的故事很出名。一次二位同志來說他要結婚，鄭先

生說：「何必結婚，買一架留聲機好了。」又一次在天津，鄭先生對先室說：「黃太太你令妹真漂亮，我看見她在北京飯店和天邁兄跳舞。」幸而先室知道鄭先生在說笑話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

四十二年鄭先生出任國家安全局局長。我負責聯絡越南總統吳廷琰及越南情報單位主管。我

奉派任越南督導組組長。促進情報、防諜、電監及政戰合作，獲致成果。不幸四十八年鄭先生因心臟病逝世，我適在西貢，未能見最後一面。翌年回國述職，始得往觀音山展墓。緬懷知遇，無限悲愴。

鄭先生對敵情瞭解的透澈，對情報研判的精微，對戰略反間運用的微妙，不僅對盟軍我軍作

戰有極大的貢獻；對爭取與國，擒伏除奸，安定寶島，也成果豐碩。友邦崇敬，敵奸畏懼，豈是偶然！  
孫子用問篇：「非聖智不能用問。非仁義不能用問，非微妙不能得問之實。」鄭先生聖智仁義兼而有之，至於韜鈴微妙，握奇制勝，更不待言。

#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  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闈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# 中外文史 叢書 南京大屠殺

郭岐將軍著  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證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三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